

这几天,孔柔先生迎来期颐百岁的喜悦。在上海诗人中,高龄长寿者不少,但跨入百岁门槛的,惟有孔柔。

近日,我去他府上拜望,他说见过我,还记得的。我惊讶于他的记忆。二十多年前,在作协会堂举办诗歌活动,众多会员中,他总是最早到来,坐在最后面的位子上。会议结束,他就独自离场。后来,他渐渐来得少了,我也渐渐淡忘了他。

见面问我他,好多年不参加诗歌活动了,他答道,老了思想不敏锐,诗情也不灵动了,主要写些旧体诗,就不好意思来了。我想,一些诗人进入老境,渐渐远离新诗而重拾旧诗。辛笛先生晚年写了不少旧体诗,还对我说:新诗易学难工啊!旧体诗看着难写,入了门就不难了。孔柔与辛笛有着同

样的写作甘苦。生活所见,他兴之所至,一吐为快,集腋成裘,二十年前,出版了旧体诗集《桴浮集》。这书名,是他自己的一生,比作大海里一叶木舟,在风浪中漂浮。他写新诗写旧诗,还写评论《深入到人物心灵世界

百岁孔柔

韦泱

中去),还翻译萨波托斯长篇小说《黎明》、伊拉赛克《灯笼》等多部剧本。他的经历,在上海诗人群中,是独特而丰富的。

1922年4月,孔柔出生在山东曲阜一户书香人家,紧邻泰山下的龙虎街。孔子故里,诗书传统深厚。他幼承庭训,每日做完功课,就要诵读一些古典诗词,除《诗经》之外,还有唐诗宋词,以及译自欧美诗人的现代派新诗,

3月28日那一天,上海民众还在拿“鸳鸯锅”嘻哈自嘲的时候,身在浦西的我意识到自己该囤些生活物资了。于是,3月30那一天买了一根白萝卜、一棵西蓝花、一棵紫甘蓝、两根春笋、四根胡萝卜、四根腊肠、一把刀豆、一把芹菜、一把小青菜、一把小葱、几块姜和几块蒜;下午又去菜市场添了一板鸡蛋、二两纯瘦猪肉和小米、玉米面、红薯粉条之类的食材。看着冰箱一点一点被填满,心里踏实了许多。

说是平时不做饭,心血来潮的时候还是捣鼓点菜式的。因此,家里各种做饭工具和调味品还是齐全的。就在琢磨着是不是要新买一瓶食用油时,我存了一丝侥幸心理,没去管它。谁知这个错误的决定让我在浦西封控第八天,也就是4月8日这一天,用尽了最后一滴油。

我试了各种常规方法,比如“美团跑腿”等,都一一失败。后来我想到我的微信好友里有个叫“全能”的哥们,之前他帮我买过大白兔奶茶,买过一墩难求的冰墩墩。虽然多花了点银子,但每次事情都办得漂漂亮亮。我给“全能哥”留言,说了我的诉求。他像往常一样火速回了一个“可以”,便迟迟不见下文。在我再三追问到底能不能帮我搞到一桶油后,他终于给我回了一句:“如果单纯要买这些东西的话我感觉没必要,因为现在配送费太高了。”我心想,冰墩墩我都买得起,还差这高额配送费?八成是“全能哥”这回也无能为力了……

之前其实我已经向同事L哭过“穷”了,说我的油瓶见底了。L平时就是霸气十足的上海大姐姐,她说:“你给居委会打电话,问问几时会发油。”我心想,居委会还管这事儿?不过会哭的孩子有奶吃,也许真的会管也说不定。网上查了居委会的电话,打过去,问的却是有没有社区群(脸皮还是薄了点)。电话那头是个年轻的男声,当即加了我的微信,把我拉进群。

人群后,看到大家都在讨论囤鸡蛋的事情,又联想到有消息说最近有些人家连卫生纸都不够用了,我略作思忖,编辑了一条群消息:[求]我这里有26颗鸡蛋、20卷“心心相印”卫生纸,想换点食用油,坐标某公寓。有意向者请加我。

很快,就有三个人联系我。一个告诉我“饿了么跑腿”可以买到(这个我自然是不太相信的,礼貌地谢过他的建议);一个告诉我她家里有一瓶未开封的油,还拍了照给我看,另外她想换点绿叶菜——但这一位的BUG是,她在另外一个小区,我们只不过是同属一个居委会,交换东西需要志愿者的帮助;第三位回复稍微慢了点,但却是最适合我的,因为她跟我住同一栋楼,我在11楼,她在13楼!简直不要太完美哦。天助我也!

我刚想加此人微信,她在群里简短地说了两句话:“我放电梯里,自己去拿。”“帮你按11楼,不用交換。”我也没多客气,说了句“好,先谢谢了”,就光速冲上电梯间。

我们这栋楼,已经连续两天有阳性确诊病例了,大家都乖乖宅在家里,此时根本没人用电梯,但我还是胡乱按了一通向上和向下的按钮。我在群里发了一个“在了”,对方回了一个“右边”,我就故作平静又心情激动地等着电梯下行。

门开了,一个敦敦实实的油桶展现在我的面前,就像是一件从天而降的礼物。

据说,连日来,上海的很多社区都是这么互助的。

对诗歌产生无法割舍的喜爱。从摘抄名篇佳句开始,迷恋于五言七绝,也学着涂鸦。但日寇全面侵华,曲阜沦陷,学校已放不下一张平静的课桌。他与进步同学向往延安,悄悄离家,经南京、蚌埠、洛阳去西安,却因交通受阻,转而去了大后方重庆,并考入重庆民治新闻专科学校。一路上目睹国破家亡、民不聊生的一幕幕惨状,孔柔悲愤激昂,诗情满怀,一腔热血投身抗战的洪流中。

他想,在这样严酷的环境下,必须以更有力的诗歌形式来反映这个时代。他开始放弃旧体诗的写作,代之以新诗抒胸襟,以适应快节奏的现实生活需要。他与几位爱好诗歌的同学,不怕险恶的环境和经济的贫穷,成立了“短笛诗社”,大家宁愿忍着饥饿,也要凑钱买来纸张,自费编印出版小小的《短笛》诗刊,除了他们自己写诗,还约请时在重庆的著名诗人臧克家、徐迟、王亚平等寄来诗稿。第一期刊发后,获得许多赞誉。他们再接再厉,很快把第二期的稿件编排好。可是,由于诗歌内容进步,受到当局的干涉,再加上一时拿不出足够的印费,第二期终于胎死腹中,他深感惋惜,寝食难安。

抗战胜利后,孔柔来到上海,一时找不到工作。他就把时间用在诗上,选合适的如《报童》《给范姆》等,发表在《诗创造》和《大公报》副刊上。一次,在居无定所的情况下,他把自己的一只皮箱托朋友寄放在《新民报》储藏室内。由于报纸言论有不少进步倾向,竟受到当局的查封。待风平浪静,报社解封后,孔柔赶到报馆,寻找自己的皮箱,却已遍寻不见。他痛惜的不是箱内的一些衣

物,而是自己辛苦购来的珍贵诗集,以及自己的诗歌手稿、诗友们的信件。记得手稿中有二十多首七绝诗,其中有“狭窄蜿蜒石板道/竹篱茅舍把身安”,写出了当年的困苦现状。也有“战火纷飞另有天/蛰居此地似桃源”之句,写出了身处艰难环境下的乐观心态。

1949年后,孔柔从邮政局调到劳动出版社任编辑组长,又调往北京,任工人出版社理论读物编辑组长。他记得,为了组到好稿,斗胆叩开人民文学出版社大门,受到社长王任叔(巴人)的热情接待和大力支持。50年代,他被错划“右派”,下放云南,凭着文学功底,进入《边疆文艺》编辑部,担任诗歌组长。在新时期初,孔柔获得平反并回到睽别已久的上海,进入刚复刊的《收获》杂志社任编辑,适逢王任叔公子王克平来沪,将其父遗稿四篇交孔柔审阅,捧读之下,不禁恍然,请王克平撰写《后记》,一并发表在

编者按:这个春天,花儿格外绚丽,人们对美好的每一份向往,都会在心里开出一朵花吧,而书籍,便是这繁花盛开的精神花园。4月23日是世界读书日,身处疫情,推荐一本书、写一封信吧,给你的亲朋好友,抑或是陌生人,分享你与这本书的故事。今起推出一组《居家“在读”,与君书》。

小时:

知道此时你在认真做作业,也知道居家上网课你有些不适应。其实爸爸跟你一样也有些焦虑,经过折腾的2021年,正准备今年大干一场,把失去的补回来,但此时又只能调整节奏。很巧,我正在读由上海人民出版社(世纪文景)出版、程虹教授撰写的《宁静无价》,颇有心得。

就像大学里的一门课程,程虹教授以英美自然文学为轴,做了一次串讲。文学即为人生,《宁静无价》通过十几位英美自然文学家及其作品,讲他们的人生、思想以及影响,整本书逻辑清晰、

文笔优雅、编排有度。从目录看,序言高度概括,一文知全貌。结语从“风景、声景、心景”三个维度生发开去,提炼总结。当中四章,爱默生、梭罗等美国的自然文学源流者编为一章,非美国学者归

为一章,女性作者又单独成一章,跨文化比较内容作为一章,都还用了非常到位的章节标题,每章之前又有一篇隽永凝练的引言。看这本书,不仅能看得进去,而且心很快就静了下来。

当下,我们需要一份宁静,以此对抗世间的喧嚣与无常。《宁静无价》给了我们两个层次的启示。

远离尘世,找寻大自然中的宁静。这是第一个层次。看这本书,犹如漫步于自然,跟随着书中英美文学作家的脚步走进旷野和田园,让我们学会与大自然相

人书不解渴了,听说高家弄西面南有一家小书摊有民国年间的字书(章回体小说)出租,价钱自然要

陪我终老的“情人”

汤炳生

贵一点。多亏我有了点“经济来源”,便租书回家不分昼夜地阅读。那时才小学三四年级,书中不识的字较多,好在手头有一本从我家隔壁造纸厂回收的旧杂书中讨要来的民国小学生字典,它帮我解决了不少困难,能让我看懂《七侠五义》《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字书。后来发展到不挑食,什么书都看的境地。之后我竟把“野书”(课本以外的书)带到教室里塞在课桌内偷着看,被老师发觉后又屡教不改,老师便惯而让我罚站,好在我成绩亮眼,唯有品德栏里始终是“乙”,没评上过一次“甲”,我估摸是不守课堂纪律,常看“野书”被罚站的结果。

国家困难时期,记得有天我守在烧菜粥的煤炉边,正心无旁骛地读着刚出版的《红岩》,结果把粥烧成了一锅焦,父亲回来见状大怒,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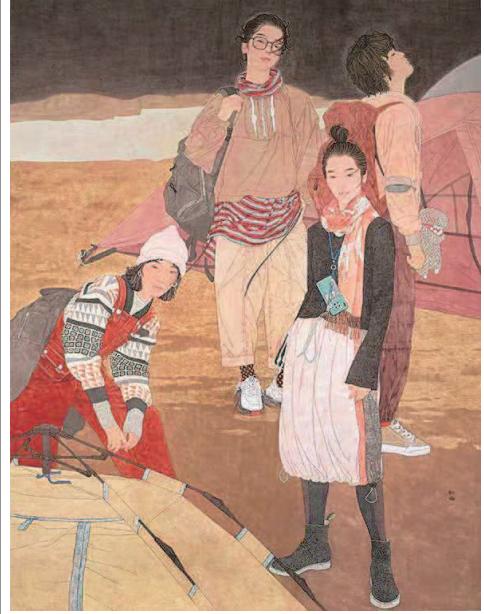
我臭骂了一顿:有焦味你闻不出来?焦到如此程度还能吃吗?你魂在哪里?我只能老老实实地坦白:魂在书里了。不久父亲作出了一个重大决定,他花了五元八角给我买了《康熙字典》,四元二角买了一支博士金笔,这整整花了他的半个月的工资,他说我供不起你上学了,看你那读书的劲头,这两样工具帮助你自学吧。

风华正茂的年龄遇上了风雷激荡的岁月,那时读鲁迅,读仅有的《欧阳海之歌》《艳阳天》《金光大道》。读了毛主席诗词后也曾认真学习写诗词。后来我被转岗到供销社下伸店当营业员。由于那店太忙又嘈杂,我便主动要求去一个没人

肯去的小店,那小店购物的人少,对我来说上班时间正是读书的大好时间。不到一年,供销社将我调去筹办小书店跑外勤,身在书堆里,这可遂了我的心愿……

年轻时我常说书是我的第二爱人,后来有友人和我对酌时话中有话地纠正我:对你而言,这第二爱人的称谓还不太贴切,如果把书比作你的“情人”更为合适。

是吗?是的!



远方

(中国画) 郑红梅

杜鹃落花

丽恩

不忍看杜鹃的落花。花落尽时,该是春的尽头。在花谱里查到,杜鹃的花语是“节制”。因为它只在自己的花季中

绽放,即使它总是给人热闹而喧腾的感觉。而真正的杜鹃,正是我所见到的,那般的细弱淡雅、含蓄谦卑。当不是花季时,它深绿色的叶片便默默地成为庭院中的矮墙或是屏障,安静地等待下一个春天的绽放。

灵,这又进了一个层次。“群山让我们重新认识自我,并重构了我们内心的风景”,没错,大自然滋润我们的心田,而我们用心灵感知自然,从自然的角度享受自然美的丰富生活,体悟到宁静的美。这就是程虹教授说的,“人们的美德、精神之美来自自然界中动与静的结合之美。”最近“控制灵魂对自由的渴望”这话不是又成为金句了吗?其实,当你内心获得宁静的时候,未必要控制,哪里不是自由?

你先做作业吧。等有点时间了,我们还是像寒假里那样,每天晚上花半小时,你一页我一页交替着,你读我听,我读你听,一起看完这本《宁静无价》,好吗?同时,也暂时放下各种电子设备,因为纸本阅读会让你更安心,更能获得宁静。

穿越世间喧嚣 找寻内心宁静

曾

一种职业。又如美国生态学家安妮·拉巴斯蒂,她在阿迪朗达克的荒山中建了一所小木屋,观察到树在风中的动感。“在风中,云杉发出的是深沉悲伤的抽泣声,黄桦发出的是轻柔平静的喃喃细语”,这森林之声,何尝不是大自然给予人类的宁静?

回归内心,找寻属于自我的宁静。如果说将自己投身于自然是远离城市喧嚣的一种方式,那么,把在自然中得到的感悟转化为精神的升华,从而引导人们在躁动不安的现代社会里保持如大海蓝天般广博而宁静的心

明日请
十日谈
看一篇《迟迟
居家“在读”,与君书
春日,缓缓读
书》。
责编:郭影